

一得文丛

# 毕竞东流去



张 罗 著

第二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毕 竟 东 流 去

第二部 雾锁重庆

张 罗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竟东流去/张 罗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12

(一得文丛)

ISBN 7-104-01463-2

I. 毕… II. 张…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299 号

---

一得文丛·毕竟东流去(一、二、三) 张 罗 著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 东 和 平 印 刷 厂 印刷

9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5 印张 22 插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导 读

《雾锁重庆》是长篇小说《毕竟东流去》整部小说中的第二部。小说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一历史阶段，作为当时中国陪都——重庆周围所发生的政治、军事、文化界中许许多多曲折动人的故事。

在第一部《共赴国难》中，着重描写的三对青年男女主人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后，经过战争的洗礼——特别是经过“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保卫大武汉”之后，“共赴国难”，从北平上海等地汇集到重庆来的。

钱寒涛和郁丹兰作为一对地下党员和誓死相守的恋人，在从北平撤退到青岛时，由于那个难忘的海边之夜的一个伤心的原因，钱寒涛就毅然决定与她分手了。这个原本可以避免的历史误会，却因彼此的性格和心态没能及时磨合，终于引发了这一断然行为，致使他们两人都感到有一种一生无法消磨的痛苦和内疚。

当钱寒涛作为《大公报》的记者，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前，在江西前线，终因经不住那归国侨报女记者——丛雁飞热烈嘴唇的疯狂，已与她结合在一起同居了。那个被他抛弃的郁丹兰，在洛阳经历了一场人生不幸之后，则正在重庆大学一角默默地耕耘着播种着。从北大走出来的老报人、地下党员吴近越，此时则成了孔祥熙门下《时事新报》的总编辑。他们在山城重庆，各自都默默地开始为抗战、为民族解放而拼搏。他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年

华，无怨无悔地留在嘉陵江畔。这部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雾锁重庆》不是历史；也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描写的既然是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当然也就不能离开那个时代的历史箱体。所以在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我则尽可能对比各种鲜为人知的材料，力求真实准确客观可信。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小说，因此在这个箱体内，它是艺术的，是根据我的主人公的命运来运作，来展开他们恩怨波澜壮阔欲罢不能的历史画卷的。

现在，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转回到一九三九年。这是重庆成为陪都不久之后的日子。现在，我的主人公，已从旧重庆向你走来了……

## 第十三章

重庆，中国抗日战争时的陪都，矗立在扬子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这是一座山城；像是从大巴山某处伸出来的一条巨兽的长长的黑色舌头，舔向长江之北，嘉陵江之西。江水滚滚，从它的舌尖——朝天门码头前汹涌奔腾而去，流过三峡，流过江汉平原，流向海洋。

这是一座古老陈旧的城市。站在长江南岸美丽的黄山和葱绿松林覆盖的汪山山顶上遥望重庆，那褐黑色的整座城市，像是用无数木盒子搭起的、上面盖着一条黑色瓦片的被面，展现在它那山峦起伏的崖面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从这巨大的黑色被缝上，认出一条条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城市道路在它起伏的躯体上缠绕着。这条裂缝又好像在这条巨大的被缝中隐约地伸延过去，渐渐消失在视野的远处。重庆太陈旧了。它很少能见到现代化的建筑。每当浓雾笼罩在这山城的上空，那白茫茫的雾霭和隐约的黑色瓦屋和陈旧建筑，就会使它显得更加神秘。

重庆建城的历史很早，据说它的城墙是五百多年前建筑起来的。它有九个城门，其中有八个城门建在山崖上。它们可以从城门上俯瞰大江。只有一个城门建在平地上，这就是重庆的通远门。从通远门出重庆，经曲曲拐拐的山道可以直达川西的成都。自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陪都，成为一个风云际会的城市后，它的通往成都的汽车，依旧要通过通远门。现在，这座通远门比过去热闹

多了，但在夜间还是有人守着关栅。离它一百多米的方，依旧麇集着许多向行人伸出脏手的小乞丐，还有就是分布在附近古老石阶上的小贩。它和新近繁荣起来的市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战争给重庆带来惶惑和焦虑，也给重庆带来热闹喧哗和繁华。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武汉失守，重庆顿时成为中国战时的中心。战前的重庆，在城内居住着二十万人。武汉失守后，沿海城市和农村的人们纷纷向西撤至重庆。它一下拥挤了。那些原来在沿海大城市的资本家、大店主、军阀、大商人、银行家和富裕的大地主以及大批不甘遭受日寇蹂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从武陵山和大巴山向西逃来，或沿长江水道溯江而上，不断向这个山城涌来。城里弥漫着不安、惊恐和无奈的浑浊之气，也有高昂的漫天烽火抗日救国的激越之情。城市拥挤着，慢慢向外扩展。那弯曲僻静的农村建起了新的房舍，有的地方盖起了过去重庆人很少见过的别墅。在一九三五年才开始日夜供电的重庆电力公司，现在却把电线拉到了乡下和山上。重庆飞速地膨胀着，一下子包容起从外地来的几十万人口。重庆市内的大街上小巷里，那顺着重庆市内的两条大马路，顺着山坡放射出去的曲折小巷上，一下子充满着“下江人”和南北汇拢来的同胞兄弟。人们走在街上小巷里，不时会听到“下江人”偶尔的咒骂声——“这个赤佬”、“伊格瘪三”。东南沿海的方言和本地幽默的像莺啼的十分动听的四川方言——“格老子”、“我要耍耍”，融为一体。这构成了重庆五光十色的战时景象。

“下江人”和许多外地人给重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给它带来了工业文明和资本意识。更重要的是给它灌输了热情无比的抗日意识。

重庆与往日大大地不同了。它成为名符其实的抗日陪都。它汇集着全国抗日战争的许多精英和知名人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有共产党的办事处，也有各种文化团体，是战时

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是一家座落在繁荣街道民权路附近的一条小巷上的茶铺。他们坐在楼上沿街临窗边眺望。小桌上有一把茶壶和一碟瓜子。茶杯上正冒着一缕缕热气，但他们谁都没有喝，两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楼下内外来回走过的行人。这时，一个打着雨伞的农夫沿着小巷向下坡走去。小巷是灰蒙蒙的，雾水落在屋檐上好像要成为水珠滴下来似的，整条狭窄的巷子里，就像一条灰蒙蒙的地道。从楼上再一眼望过去，破旧倾斜的房子向下坡伸下去转角的地方，间或有一二个挑着水桶的苦力，踉踉跄跄地沿着泥泞的石级，把水挑到自来水管送不到的地方。在这里，附近屋子的垃圾和小孩的尿水都混在一起。巷子里，不时还会传来几声鸡的鸣叫、小孩的啼哭和妇女的叫喊。

这就是钱寒涛和吴近越坐在茶楼临窗边所看到的当时重庆的情形。

武汉失守后，今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计划。随着不久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向陕甘宁和太行地区移动，同时在国统区则不断限制抗日活动。现在，他们两人都小心地在注视着身边前后左右的动静。吴近越看看没有人注意他们，斜着瘦长的身子向钱寒涛一边侧过去，凑在他的耳旁轻轻说：“根据目前形势和斗争策略，上级指示，今后你的关系归川东特委领导。我们之间再不发生组织上的联系。当然我们还是同行，有些工作能互相配合尽量互相配合，而且你我还是亲戚。”他的语调是镇定的。说完，他把眼光从窗外收回望着对方。

“我好像早有预感，天气要变。”钱寒涛用一种胸有成竹的口气回答对方。他手捧着茶杯，近似有点自言自语，然后用眼睛扫了一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表姐夫。“我们报社近来对言论也审查得特别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要严格控制舆论。我们这张《大公

报》，素来小骂大帮忙，而且已被政学系掌握多年的报纸也不例外……”钱寒涛呷了一口茶，望了一眼吴近越又说：“不过，我认为他们目前还不会马上走得很远。起码的门面还是要装的。这样，自己的脸上不会显得太黑……今后你不找我，我找谁？”

“这你不用着急，自然会有人找你的。这是联络口号。”顾长的吴近越把一个写好的纸条交给了寒涛。“我在《时事新报》任总编，如有什么需要我配合可以找我。孔祥熙对这张报纸很重视。他常打电话过来，特别是他的太太常从上清寺官邸来电话询问一些工商金融界的问题。今后有什么新闻线索我会告诉你的。孔家和政学系有矛盾，也和CC系、军统不和。这些窄缝就可为我们提供许多想不到的方便。至于你还有什么任务，那就要等有人与你碰头后再定了。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今后你是我妻子的表弟，是同行，那就要请钱先生多多关照了。”吴近越从凳子上站起来，为使自己轻松一下，解脱一下过去身上的负担，用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洒脱，笑着对钱寒涛说。

钱寒涛没有站起来，依旧坐在那里。这时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向他袭来。是呀，他们在北平相识相处，同时闹学潮，又经过抗战初期的共患难，一起流落到大后方的重庆。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同欢乐，共命运，共同战斗，无话不谈。现在，到这时却要割断彼此的联系，心中自有一番依恋。不过，大家都同时在一个城市，而且表姐杨菲柳已成为近越的妻子，平时还可以经常见到他的。于是，轻松地笑了一下，伸过手去。

“你等一等，我先走。”吴近越按住钱寒涛的肩头，让他继续坐下。他整了整衣扣，走了两步，突然又转过头来对钱寒涛说：“告诉你一个新鲜事：前天我到沙平坝坐公共汽车经过邹容路时，从车窗里看下去，突然看见一个人。她很像她。我从车窗里直想叫起来。后来车子开过去，再回过头来找她，她已消失在人群中了。”

“你说的是谁？”钱寒涛漫不经心地问。

“郁丹兰!?”

“郁丹兰!!”

“是的，是她。”

“你还见到什么?”

“我在车上见到她昂着头，穿着一件青蓝色的旗袍。人比过去消瘦了许多。但她好像依旧很自信。我惊讶地在车上仔细地看了又看，肯定是她后，马上想跳下车去喊住她。但车上人多，司机也没有听见，急得我直跺脚。车子过后，她的影子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吴近越一边说着，一边审视着钱寒涛。“我看她一定在重庆。前些日子。我碰到一个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间接地探听过郁丹兰的事。他说好像在武汉见到过她。”

“你敢说自己没有看错?”钱寒涛的脸色一下变得严峻起来，眼里流露出一种无法捉摸的疑虑之光。

“我感到不会错的。”吴近越说罢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钞票放在桌子上，转过身就朝楼下走去。但在楼梯口又转过身来叮咛一句：“我想我们最好留心一点，至少能注意一下。”说罢就从楼梯口消失了。

钱寒涛坐在那里，也不知坐到什么时候，是怎样下楼回到大井巷住处。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情绪一下就被某种东西悬浮起来，飘到天空。他浑浑噩噩地回到住处，已是掌灯时分。丛雁飞正在等着他归来。自从他们登报同居生活在一起后，她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满脸狐疑，心不在焉。

“出什么事了?”她问。声音里充满一种温柔和爱抚。这个脸孔美丽而微黑的女记者，说话时始终充满着自信快乐和朝气。

“没有什么事。我只是听到一个消息。是我的一个同学——听人说已经死去了，现在又听人说还活着。不过，这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喃喃地回答自己的爱人。

“那就别管他，咱们开始吃饭吧。”丛雁飞说。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但丛雁飞看得出来，钱寒涛的脑子里依旧还在想着那件事。

.....  
.....

丛雁飞是在跟着几名外国记者去采访筹备纪念中国青年节后提前回家的。自从她和钱寒涛结合后，脸上终日有一种兴奋和甜美洋溢着。她那健康的脸蛋，始终红润得像一朵蔷薇似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风韵和活力。在一群外国记者的眼里，她一直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扑打着双翅，来回飞舞在人群中，招人怜爱。每当她和《大公报》英俊的记者双双出现在国民党记者招待会上时，总会引起无数人的羡慕。

“五四”青年运动节的筹备工作由战时刚搬到重庆的各群众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筹备处设在七星岗附近的一所大楼里。丛雁飞从那里出来，经过熙熙攘攘的民生路，绕过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办的日报《新华日报》社，向东穿过民生巷，就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巢大井巷小楼上安下的住家。这是她和钱寒涛再三合计后租下的。这里附近就是闹市区，向北离嘉陵江不远。过江甚为简捷。离当时被重庆人特别注意的《新华日报》也很近。到上清寺国民党政府机关交通也算方便。这对两人外出采访都很有利。

他们租赁的这间小楼是在楼上朝西的一面。临窗下是一条小弄堂，从窗口可以看到楼下外面的行人。在战时的重庆，这条小弄堂倒显得清洁宁静。她把那张铺着太平洋床单的双人床，架在临窗的一侧，枕上铺着几缕甜香的粉红枕巾。床头旁放着一个小橱。在睡觉前，俩人总喜欢拧开那盏小台灯，看一会儿世界各通讯社的电讯和有关报纸，以及当日的重庆报纸——当然不是逐字

逐句看的。

她陪钱寒涛默默地吃过饭，见钱寒涛在思考什么，就独自一个人躺到床上。她把双手搁在脑后，一缕乌黑的秀发随两耳散在手臂上。

“你在想什么？”在静寂中，钱寒涛忽然清醒过来，这样暗暗自己问自己。就在这同时，他看到丛雁飞正瞪着双眼直望着天篷上的图案在发呆，于是，从写字台上站起来，向丛雁飞躺着的床沿走过去。

“你在想什么？”不料丛雁飞也竟如此问了他一句。“我不打扰你。我在等着你告诉我，你在想些什么。亲爱的，我可以分担你的一些思虑吗？”

“唔，那倒不必了。”钱寒涛听到丛雁飞这么一说倒又心安理得了。他从坐着的床边站起来，重又回到了写字台前。

“寒涛，你知道吗，今天，我本想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想叫你快乐，可你心事重重。我知道你，你负担或许太重了。”她说话时充满着对钱寒涛的温柔和爱怜。

“这你是知道的。”寒涛平淡地说：“我不像你；我是为别人作嫁衣的。你呢，你作为一个华侨富商的女儿，作为一个报社董事长的千金，你当记者是由于喜好和志趣。你可以随心所欲写稿，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我呢，需要听别人摆布。人们说我们是无冕之王，可只有天知道，现在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天窗’了吗？现在我们的‘天窗’不是越开越多了吗？”

所谓“天窗”，就是当时国民党新闻机关在审查送审报纸清样时被强令要抽下的他们不准发表的文章。报纸表示抗议，或者来不及改，在出刊时就在被抽下文章的报纸上面空出一块空白，表示此处文章不让刊出。人们往往把它叫做“天窗”

“不要紧的，亲爱的。不要说得那样伤感。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写的文章，我可以寄到《南洋侨报》去。来，坐到我这里来。”她

说着，一晃从床上坐了起来，提示寒涛和她一起躺下来卧着。“把手伸过来，放到我的脖颈下。”她撒娇地向寒涛瞟了一眼，显得那么温柔迷人。

自她和寒涛生活在一起，从武汉到重庆后，寒涛一天比一天感到她对他是那么的体贴和热烈。有时为了他的一颦一笑，她会突然把双臂攀着他的脖颈，热烈地吻着他，口中喃喃地吻了又吻，眼里射出灼热的光泽。她会吻得那么热切长久，好像恨不得她的嘴唇永远要贴在他的嘴唇上似的。但钱寒涛知道，那是她在英国留学时和她的新闻学一起学回来的。

她把脸紧贴在钱寒涛的身上，一股郁香顿时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她口上喃喃地像流水那样轻柔流出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耳语：“寒涛，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你还爱着别的姑娘吗？要说心底里藏着的不肯向第二个人说的话。我要的是金子，我要挖的是金子，我不要虚假的情话……告诉我，你还爱着别的姑娘吗？”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呢，亲爱的。”钱寒涛的身上突然感到被烧了一下，但却故意平淡地问：“你觉得过去的比现在重要吗？对我们来说，过去的都已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亲爱的，你感到我不爱你吗？”

“不，不！”她急急地争辩着，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眼里含着晶亮的泪珠。她双手搂紧他动情地说：“我知道你只爱我，只爱我一个。是吗？”

寒涛被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朝她俯下身去。就在这时，他好像又突然想起吴近越说的郁丹兰来。他全身涌上来的热情，顷刻间又消退了下去。于是，他又松开了他的双手：

“好吧，我的小燕子，你把要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吧！”

自从同居以后，钱寒涛一直把丛雁飞亲热地叫做“小燕子”。丛雁飞听到钱寒涛又叫她的爱称，就娇嗔地故意装作不满似的瞟了他一眼：

“你没有去警备司令部采访，不听一听那个将军的豪言壮语是一个损失。”丛雁飞不屑一顾似的说：“这位将军告诉我们，现在日军的主要轰炸基地在汉口。因此，作好汉口的情报工作很关紧要。你没有看见那位将军的口气是多么骄傲。他说：我们的谍报人员在汉口密切注意着日机的出发动态。只要一看到日机出发，我们潜伏在汉口市内的电台马上就从那里急电报告前线电台：多少架次、方向、时间、型号，在敌机还没有达到飞行高度时，我们在重庆就知道了。我们在沿途设置了数千个观察所，因此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他左一句我们，右一句我们，这位将军的话是那么自信和满意。面对许多外国记者，他对自己国家无能中途截击住敌机，一点也不感到汗颜，相反却十分自得。我真为他可怜！”

“应该说，这位将军的话有许多地方是对的。因为我们有全民族民众的支持，有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寒涛说：“只可惜我们这个有利条件被滥用了。”他想起他们刚从武汉来到重庆时，多次警报的不准确。那时重庆施行的是一次警报制度，即是说，在日本飞机溯江而上越过四川省界时，我们靠沿途情报系统得知，敌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发放了警报。政府在市内山顶上及山腰各处竖立起一个个高高的柱子，第一次警报响起后，柱子上就升起一个巨大的纸灯笼，意思是告诉城内居民敌机来袭击了，但还有一段距离；当第二个灯笼挂起后，就告诉人们，敌机临近了。两个灯笼突然降落，那就警告人们快进洞吧，敌机到了。当敌机离去后，柱子上会挂起一个绿灯笼，告诉大家警报解除了。当敌机夜间来袭击时，灯笼就点上了火。可惜的是，这个警报系统常因有人误事而失灵，市民已对它逐渐失去信任。

“我们的国家太衰弱了，没有飞机和敌机对抗。日本鬼子就仗着这点空中优势对我国城市狂轰滥炸。我国人民为了抗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没有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民族犯下的历史罪证。”钱寒涛好像在自言自语，已

开始忘记丛雁飞正在一旁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他们过去一味对日本人姑息养奸；他们是有罪的。”

“你说的或许有某种道理——寒涛。你觉得我们附近的防空洞牢固吗？”

“如果你认为这里不保险，警报一响你就可到‘山洞’那里去。”钱寒涛说：“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凭记者证进去的。”

的确，那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防空洞。它建筑在峻峭的山岩之中，敌机飞来警报响起后，军民就可就近入洞。

武汉失陷后，整个冬天，重庆到处都可听到叮叮当当的挥锤凿石之声。有时还可听到炸药爆炸的声响。凿洞的人们还不时地喊起号子，从上头洞口传出来。战时的重庆，人们就靠着这山城的有利地形，在敌机迫近之前进洞防御。

丛雁飞钱寒涛与大家一样，生活在这种防空制度之下，过着一种过去未尝过的战时生活。他们的生活已与往日不一样了。

.....  
.....

五月三日，天气晴朗。

重庆的天气一年四季有六个月是浸在蒙蒙的如轻纱笼罩似的白雾中的。从初秋到暮春，雾和细雨，滴滴答答地在整个城市的街上，屋檐下弥漫着，不停地在响着。潮湿和寒冷，笼罩着每一个家庭。五月过后，太阳会照得有点使人发晕。炎夏的燥热会压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只有四月末五月初，重庆才能找到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这一天，钱寒涛想抓紧去采访由全城各界进步团体组织的青年节游行筹备情况。他匆匆地乘着公共汽车到七星岗刚下车，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一种异常的巨大的嗡嗡振动声。他的本能告诉他，

这异样的声音，预示着不祥的事件将要发生。他迅速地抬头望了一下竖立在山顶的防空柱，没有看见灯笼挂着，心里有些奇怪。

“难道不是敌机，是天上打雷？”他想着，信步向大会服务处走去。

忽然，一声怪异的长啸从东面上空传过来，接着，这声音又好像在向下俯冲。

“不好，是敌机！”他喊着，快步向附近防空洞去。一进洞口，他就抬起头，向天空仰视着寻觅着。正当这时，一道银光在天空上方亮了一下，接着一个黄黑色的炸弹向不远的市区投下，随即发出一声巨大的像要穿透耳膜的尖刺声音。

“日本飞机来轰炸了。”没有见到防空柱上有警报灯笼的市民，突然遭到轰炸惊恐地叫了起来，从店里屋里向外跑，向附近防空洞里窜。

重庆市的防空洞，政府机关人员，在每个政府机关附近都有，可以就近使用，且争相建得又大又干燥，每人一证，凭证入洞，也可带太太、孩子和父母。普通老百姓则都使用政府建造的又臭又潮湿的防空洞。敌机轰炸时，穿西服的中国人和穿蓝布衫的中国人都蜷缩在一个洞中。有的贫民身上发出一股羊臊味，他们几个星期不换一次衣服，但这时谁也不在乎。大家东倒西歪地躲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彼此是同胞了。

当钱寒涛听到敌机的声音向防空洞奔跑的当儿，就在他的身后，一连串的炸弹已开始在他四周炸开，升起浓浓的火柱。附着巨大的炸裂声，附近的房子上升起大团火焰，房屋开始燃烧起来了。钱寒涛向洞外的大街上看去，只见零乱地倒下一些老人和妇女，一些没有倒下的体格健壮的年青人则在炸弹炸伤的同时向人们呼喊着挣扎着，或拼命地向前爬去。人们的脸上身上淌着流着鲜血。火光燃遍他们的身后，从他们的背后噼噼啪啪地袭来。整条大街已开始燃起来了，顷刻间，四周都已是熊熊大火，把一条

条火舌伸向上空。

随着又一批敌机向偏南方向冲下去。看来，日本飞机的目的是朝长江上的轮船肆虐地狂轰滥炸。这时，防空司令部的高射炮开始朝着天上盘旋的日机发射着炮弹。但日机几乎根本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一味朝着市区投放炸弹。整个重庆市区已多处起火了。日本人投下许多燃烧弹，延展成许多处火焰。火光吞没了房屋，吞没了街巷和古老别致的庙宇。在火海的映照中，人们看到一根根木头在一片混杂声中落下来，倒在火堆里，然后，火光又一阵闪烁起来，那些用竹子搭成的陋屋和木板，又在烈火中熔化。另一些用竹节搭成的陋屋又发出爆烈的回响。

城市在燃烧，街道在吐着浓烟。人们倒在血泊中，倒在马路上，尸体焦灼，被拖在残墙断壁之间。满城都是焦灼的烟味，人们的脸上充满着悲伤，也流露着仇恨。

钱寒涛在敌机向东开始离去后，迅即从防空洞里跳出来。他到近处帮着灭火，扶着被炸伤的人们往新组织起来的担架上送。然后随着担架往市立医院采访。当他刚踏进医院大门时，见到表姐杨菲柳正扶着一副刚送来的担架，急急地往抢救室而去。于是，他连忙喊了一声：

“表姐——表姐！”

但杨菲柳却匆匆往里走去，显然她并没有听见寒涛在喊她。寒涛见她这时好像身体不好，行动有些不便，于是，他就另找一个房间把伤员放下，请来大夫先把眼前的这位垂危病人包扎一下。他顺便观察病房里的情况，只见进来的都是满脸血迹的或被烧伤的市民。有的肢体残缺，血流如注，看来已失去知觉；有的伤员旁边正有人在哭泣，看来伤员已经死去了。

这是一座深埋在树木葱绿中的医院，座落在半山腰中。远远望去，仿佛是镶嵌在山腰里的几排火柴盒子。四周长着葱茏的槐树和高耸的白杨。病房对着清澈的嘉陵江。没有敌机时，白帆点